

大学生神经质人格对抑郁症状的影响:一年追踪研究

姚树桥, 罗英姿, 杨娟, 王湘, 朱熊兆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学心理学中心, 湖南 长沙 410011)

【摘要】 目的:探讨神经质人格对日常应激和抑郁症状关系的调节作用。方法:用学生日常社会和学业事件量表、大五人格量表—神经质分量和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等自评量表对 659 名大学生每两个月测评一次,追踪调查一年,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数据。结果:与低神经质大学生相比,随着日常应激水平的升高,高神经质大学生的抑郁水平上升速度更快。结论:神经质在日常应激和抑郁症状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关键词】 神经质人格; 调节作用; 抑郁; 多层线性模型

中图分类号: R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09)05-0598-03

Neuroticism as a Vulnerability Factor to Depression Symptoms in University Students: A Multi-wave Longitudinal Study

YAO Shu-qiao, LUO Ying-zi, YANG Juan, WANG Xiang, ZHU Xiong-zhao

Medic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enter, Secon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whether neuroticism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Methods:** During an initial assessment, 659 university students completed measures assessing hassles stress, neuroticism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Every two months for the next one year participants completed measures assessing hassles stres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analyses. **Results:**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analyses indicated university students with higher neuroticism report greater elevations in depressive symptoms following elevations in hassles stress than other university students. **Conclusion:** Neuroticism can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ssles stress and depression.

【Key words】 Neuroticism; Moderator effect; Depression;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抑郁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发生率较高^[1],是大学生常见心理症状之一。产生抑郁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如遗传基因、生活事件、人格特征、人际交往、认知等等^[2]。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以一种整合的模型去解释抑郁的病理发展过程。在众多的整合模型中,易感性—应激模型最受关注。该模型假定所有的人都存在一定程度和/或不同类别的易感因素,每个人都有个触发点,这个点的位置及触发,依赖于个人遭遇的应激与存在的易感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易感因素成为应激与抑郁之间重要的调节变量,与应激一起共同解释抑郁的发生。

近些年来,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明了应激通过多种途径影响机体的健康,在个体的健康和疾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引发应激的事件强度,可将应激源分为:生活事件和日常应激^[3]。所谓“日常应激”是指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刺激,包括小的烦心的事情,大的压力,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难;这些事件可能很少发生,也可能经常发生;可能是短期的也可能长期存在^[4]。这些事情具有重复性、长期性、频

繁性的特点,人们难以避免,可能引起慢性的应激状态。Andrews 认为,这类日常事件虽不是很严重,但是能造成许多人困扰,当个体没有良好的应对方式和支持系统时,就会导致“日常困扰的叠加效应”而陷入应激状态^[5]。Chamberlain 调查结果显示:与重大生活事件相比,日常应激与心理健康更加密切,对个体的心理健康造成更多的不良影响^[6]。

另外,许多研究表明,神经质的个体是发生抑郁的高危人群^[7-9]。然而,这些研究大都是横断研究。少数的追踪研究也只是两个时间点间隔一年的追踪^[9]。本研究旨在以神经质为易感因素,通过多个时间点的多次评估,运用多层线性模型来验证易感性—应激模型,为高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某两所高校大一至大三共 659 名大学生参与了本次研究,年龄 16-23 岁 (20.11±1.10 岁),其中 51.14%为男生,46.13%为女生。91.20%的大学生父母婚姻稳定,32.32%为独生子女,91.20%为汉族大学生。

【基金项目】 国家十一五支撑计划课题(2007BA117B05);湖南省科技厅科技计划项目(2007FJ4160)

1.2 研究方法

1.2.1 过程 在回答问卷前,所有参与者均仔细阅读知情同意书,并签名同意参加本次研究。采用团体方式取样。第一次采样过程中,所有参与者首先填写基本资料,然后完成所有自评问卷(包括 CES-D、SHS、NEO-FFI-N)。随后每两个月追踪测量一次所有被试的抑郁症状及日常应激发生情况,共追踪 6 次,持续时间一年。

1.2.2 工具 本研究所应用的所有问卷均在我国进行了测量学研究,其在我国人群应用的信度、效度符合测量学的要求。①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10]:CES-D 为自评量表,共 20 个条目,要求受试者说明一周内相应症状或感觉出现的频度,1-4 级评分,总分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高。②学生日常社会和学业事件量表-简式(General Social and Academic Hassles Scale, SHS)^[11]:本研究采用其简式,共 30 个条目,分为社会应激(Social Hassel)、学习应激(Academic Hassel)、一般知觉应激(Perceived General Hassles)三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均为 10 个条目。该量表采用 0(无应激)到 6(应激经常发生)7 级评分。该量表主要是评价过去一个月(包括今天)之内所遭受的日常应激。量表在国外应用的 α 系数在 0.81~0.91,中文版的 α 系数为 0.91^[12],本次研究中 SHS 的 α 系数为 0.94~0.97。③大五人格量表-神经质分量表(NEO Five Factor Inventory-Neuroticism Subscale, FFI-N)^[13]:神经质分量表共 12 个条目,中文版的 α 系数为 0.91^[13]。该量表采用 1-4 级评分,总分越高表示神经质程度越高。

1.3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均输入电脑,使用 SPSS15.0 统计软件包和 SAS9.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的方法主要有相关分析和多层线性模型分析。

2 结 果

2.1 描述性统计

第一次调查所得的抑郁症状、日常应激和神经质得分的均数、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见表 1。

表 1 第一次调查自评问卷的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1	2	3
1. 抑郁症状	29.59(7.76)		
2. 日常应激	0.19***	90.64(27.15)	
3. 神经质	0.62***	0.21***	30.94(7.18)

注: * $P<0.05$, ** $P<0.01$, *** $P<0.001$,下同。

2.2 追踪数据分析:多层线性模型

使用多层线性模型来检验假设:神经质人格对日常应激和抑郁症状关系起调节作用。SAS9.0 作为统计工具,并设定使用 MIXED 过程以及最大似然估计法。模型中第一层预测变量为日常应激的浮动情况(受试者内变量),第二层则为神经质(受试者间变量)。同时,第一和第二层的跨层交互作用也作为预测变量带入模型中。预分析表明,神经质和日常应激的交互作用没有性别差异,所以没有进行男女分组比较。

为了更好地拟合多层线性模型,必须指定适合的均数和协方差结构,基于以下指标判断最佳拟合的协方差结构:AIC、AICC 和 BIC。最佳协方差结构是非均质自回归(ARH)。

选择协方差结构后,需要检验模型中的随机效应。在检验固定效应前,非显著性的随机效应参数应当从模型中删除。在模型中,随机截距($r=21.48, P<0.0001$)、随机斜率($r=0.004, P<0.001$)和 ARH 参数($r=0.12, P<0.001$)都具有显著意义,因此保留在模型中。

第一次抑郁症状得分、日常应激、神经质以及日常应激与神经质的交互作用对追踪过程中抑郁症状得分的预测作用如表 2 所示。结果表明,日常应激($b=0.04; t=6.63, df(1,2630), P<0.001$)和神经质($b=1.81; t=6.74, df(1,610), P<0.001$)均具有主效应,日常应激与神经质的交互作用也显著($b=0.03; t=4.33, df(1,2630), P<0.001$)。

为了进一步检验神经质×日常应激的交互作用对追踪过程中抑郁症状得分的预测作用,我们以 1.5SD 为标准划分了高、低神经质组,比较了两组在不同日常应激水平下的抑郁情绪症状得分的变化。由于抑郁症状和日常应激水平均为受试者内变量,因此将两变量做中心化,即减去两变量样本均值后才进入方程。随后,在不同的神经质水平下,检验抑郁症状和日常应激水平之间关系的直线斜率是否显著。SAS 统计结果显示,在大学生中,神经质低分组抑郁症状的得分没有随着日常应激水平增加而明显增加($b=0.00; t=0.10, df(2630), P>0.05$);而神经质高分组抑郁症状的得分均随着日常应激水平增加而明显增加($b=0.08; t=7.24, df(2630), P<0.0001$);神经质高分组的斜率显著高于低分组的斜率($t=4.33, df(2630), P<0.0001$)。

由于日常应激和抑郁症状是同时间测量的,以上分析的结果不能说明调节作用的方向,即不能确定是神经质与日常应激的交互作用预测追踪过程中

的抑郁症状还是神经质与抑郁症状的交互作用预测追踪过程中的日常应激,所以我们需要运用相同的方法来分析反模型。在反模型中,随机截距 ($r=426.64, P<0.0001$)、随机斜率 ($r=0.79, P<0.0001$) 和 ARH 参数 ($r=0.31, P<0.0001$) 都具有显著意义,因此保留在模型中。检验反模型的固定效应时,结果表明,神经质与抑郁症状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b=0.12; t=1.39, df(1, 2631), P=0.16$), 因此神经质与抑郁症状的交互作用不能预测追踪过程中的日常应激。

表2 神经质调节作用模型的固定效应

自变量	β	SE	t	df
1. 第一次抑郁症状	3.31	0.27	12.32***	1,610
2. 日常应激	0.04	0.01	6.63***	1,2630
3. 神经质	1.81	0.27	6.74***	1,610
4. 日常应激×神经质	0.03	0.01	4.33***	1,2630

3 讨论

许多研究均证明,日常应激与抑郁相关^[14-16],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探讨是日常应激引起抑郁,还是抑郁让个体对日常应激更敏感。本研究通过反模型分析,支持日常应激对抑郁症状的预测作用。另外,本研究的结果说明,神经质能预测抑郁症状的变化,是抑郁症状的易感因素,也就是说,神经质得分比较高的个体更容易出现抑郁情绪。

本研究通过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神经质与追踪过程中日常应激的交互作用能否预测对应的追踪过程中的抑郁症状,这样的设计可以保证对神经质的评估不受生活事件的干扰。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一年的追踪调查中神经质在日常应激和抑郁症状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支持易感性—应激模型。在经历相同水平的日常应激时,神经质高分组抑郁症状得分会高于低分组;随着日常应激水平的增加,高分组抑郁症状得分明显的增加,而低分组没有明显的增加。

这些结果与前人的研究发现一致。在探讨神经质与应激对自评抑郁症状的交互作用时,多数研究发现在面对应激时高水平神经质的个体比低水平神经质的个体更容易出现负性情绪。Kendler 调查了 7500 名双胞胎神经质人格和生活事件,结果发现神经质和生活事件会增加重性抑郁发作的危险,而且两者的交互作用说明在生活事件出现时,高水平神经质的个体更容易重性抑郁发作^[7]。Hutchinson 和 Williams 追踪 77 名大一新生一年,分 3 个时间点评估了他们的神经质、日常应激和抑郁症状,结果发现遭遇日常应激时,高神经质的个体比低神经质的个体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症状^[17]。Hankin 等对具有高

水平神经质人格的个体追踪了两年,最后发现这类人遭遇更多高水平应激,特别是当其他的易感因素存在时,更容易遭遇应激^[18]。

本研究样本仅来自一个城市的大学生,研究结论是否普遍适用于各种人群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参 考 文 献

- 1 刘贤臣,唐茂华,陈琨,等. SDS 和 CES-D 对大学生抑郁症状评定结果的比较. 中国心理卫生,1995,9(1):19
- 2 Ingram RE, Luxton DD. Vulnerability-stress models. In: Hankin BL, Abela JRZ. Development of psychopathology: A vulnerability-stress perspective.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5. 32-46
- 3 Kanner AD, Coyne JC, Schaefer C, et al. Comparison of two modes of stress measurement: Daily hassles and uplifts versus major life events.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1981, 4(1): 1-39
- 4 邹涛. 大学生抑郁易感性—应激模型的实证研究—系列评估量表中文版的建立和整合模型的构建. 中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
- 5 Andrews G. Life event stress, social support, coping style and risk of psychological impairment.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978, 166(5): 307-316
- 6 Chamberlain K, Zike S. The minor events approach to stress: Support for the use of daily hassle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90, 81: 469-481
- 7 Kendler KS, Kuhn J, Prescott CA.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neuroticism, sex, and stressful Life Events in the prediction of episodes of Major Depress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04, 161(4): 631-636
- 8 吴泽俊, 张洪波, 许娟, 等. 女大学生焦虑、抑郁与人格特征的相关性研究. 中国学校卫生, 2007, 28(3): 232-234
- 9 Chien LL, Ko HC, Wu JYW. The five-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One-year follow-up.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7, 43(5): 1013-1023
- 10 Radloff LS. The CES-D scale: A self-reported depression scale for research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s, 1977, 1: 385-394
- 11 Blankstein KR, Flett GL, Koledin S. The brief college student hassles scale: Development, validation, and relation with pessimism.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1991, 32: 258-264
- 12 姚树桥, 郭锐. 学生日常社会和学业事件量表中文版在大学生应用中的信度、效度分析.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9, 17(7): 876-878
- 13 Yang J, McCrae RR, Costa PT, et al. Cross-cultural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 psychiatric populations: The NEO-PI-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999, 11(3): 359-368

(下转第 604 页)

望也较高。但青少年自我期望与父母要求之间仍然存在差异。表现为父母更希望子女能够遵守纪律、遵守本分和自我克制,更希望子女能够淡泊、严谨,但是青少年子女却希望自己能够更活跃、诙谐、宽厚、利他、诚实、谨慎和敏感。这与王婷等^[3]发现父母在守纪方面要求比子女高、而子女却在人际关系等方面要求比父母更高的结果基本一致。这种亲子之间期望的差异表现为初中学生与家长的差异大于高中学生与家长的差异,似乎表明初中学生比高中学生更可能在人际交往、待人处事的方式方面与父母的期望不一致。

本研究的另一主要发现就是父母对其子女人格发展现状的评价与其对子女期望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一点与青少年对自己人格发展的期望基本相同^[6]。从父母对其子女评价中可以看出,其子女在行事风格维度上的表现已经比较遵守规矩和自我克制(平均分为3.28,高于理论中点分3),因此在这方面似乎没有更多的要求;但是在其余6大维度,虽然家长认为其子女现在已经表现的较外向、有才干、善良、人际关系处理能力较可、较为积极进取、情绪较为敏感,却仍然对其子女在这些方面有较高的要求。由此看来,父母对其子女人格发展上的期望不仅涉及到较为外显的外向性、人际关系方面,还包括有才干、善良、处世态度等内在品质。

本研究还考察了青少年自评的人格发展现状与其父母期望之间的关系,以期了解当前青少年自我评价的人格发展现状是否达到了父母的期望。如果将子女自我评价作为青少年人格的实际发展水平,那么这种比较就可当成是父母期望与青少年人格实际发展之间的差异,其结果可能有助于了解父母的期望在哪些方面高于青少年实际发展。如果父母的期望超出青少年实际发展水平太多,即父母对子女有太多的要求,就可能会使其子女产生焦虑情绪^[4]、进而可能影响亲子关系的和谐。在对现实人格与父

母他评的理想人格的比较分析中,结果发现7大维度中只有善良维度不存在显著差异,19个小因子中只有外向性维度的诙谐因子,善良维度的宽厚、利他和诚实3个小因子,以及处事态度维度的淡泊小因子等5个小因子差异不显著。从此结果来看,青少年自评的善良维度似乎已经达到了其父母的期望,而行事风格维度则远远低于父母的期望。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只有在子女知觉到以后,才可能对其子女产生影响,因为“被感知到的现实却是心理的现实,而正是心理的现实作为实际的变量影响人的行为和发展”^[8],而且子女常常会高估其父母对自己的期望^[3]。因此,将来的研究可重点考察青少年所知觉到的父母期望与青少年自我期望、自我评价之间的关系。

参 考 文 献

- Harter 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low self-esteem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Baumeister RF. Self-esteem: The Puzzle of Low Self-Regard. Plenum, New York, 1993
- Oosterwegel A, Oppenheimer L. The self-system: Developmental changes between and within self-concepts. Lawrence Erlbaum, Hillsdale, NJ, 1993
- 王婷, 刘爱伦. 中学生和家长的期望差异及其亲子关系的调查. 教育探索, 2005, 1: 98-100
- 万星. 家长的期望水平对初中学生考试焦虑的影响. 无锡教育学院学报, 2002, 22(2): 80-82
- 王振勇, 黄希庭, 支富华. 高中生理想人格结构分析. 心理科学, 2002, 25(5): 562-564
- 胡军生, 王登峰. 青少年现实人格、理想人格与客观人格的比较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9, 17(3): 257-259
- 王登峰, 崔红, 胡军生, 等. 中国青少年人格量表(QZPS-Q)的编制.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6, 22(3): 110-115
- Thoits PA. Dimensions of life events that influence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 evaluation and synthesis of the literature. In: Kaplan H. Psychological Stress, 1st ed.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33-103
- (收稿日期: 2009-02-10)
- (上接第600页)
- Abela JRZ, Skitch SA.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self-esteem, and hassles: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in children of affectively ill parent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07, 45(6): 1127-1140
- McIntosh E, Gillanders D, Rodgers S. Rumination, goal linking, daily hassles and life events in major depression. Clinical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2009
- Lu L. University transition: Major and minor life stressors,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mental health. Psychological Medicine, 1994, 24(1): 81-87
- Hutchinson JG, Williams PG. Neuroticism, daily hassle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n examination of moderating and mediating effec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7, 42(7): 1367-1378
- Hankin BL, Abela JRZ. Depression from childhood through adolescence and adulthood. In: Hankin BL, Abela JRZ. Development of psychopathology: A vulnerability-stress perspective.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5. 245-280
- (收稿日期: 2009-06-23)